

“折腾”父母

□佟才录

那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向我控诉弟弟种种“罪行”,说弟弟为子不孝,一天到晚地“折腾”他们二老。父亲说,我是家中的长子,弟弟从小就怵我,叫我有时间回去一趟,狠狠地修理修理弟弟。

接过电话,我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马上回去把弟弟胖揍一顿。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哥俩从小拉扯到大,供我们读书,给我们娶媳妇,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如今他们老了,该是我们做儿女的“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时候了,可弟弟不好好孝顺父母不说,还肆意折腾年迈的双亲。真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天,我就向领导请了假,急匆匆开车回了乡下。弟弟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工厂,后来我和弟弟一起出资在镇上也给父母买了楼,把他们从村子里接到镇上住。我没有先到父母家,直接去了弟弟家。一进门,弟弟正翘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倒是很悠闲啊,你的良心难道让狗吃了吗,咱爸咱妈那么大年纪了,你不好好孝顺他们,还变着法儿折腾他们……”

弟弟不急也不恼,听我把话骂完,一脸委屈地说:“亲哥啊,我真冤枉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折腾咱爸妈,完全是为他们好啊。”我怒不可遏,真想一个耳刮子抽过

去。弟弟拉我坐下,耐心地解释:“哥,你在城里一年也回不了家里几趟,咱爸咱妈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现在咱爸咱妈可‘懒’了,几天也下不了一趟楼,整天不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睡大觉,家里缺点啥少点啥,哪怕是一袋盐、一瓶醋,也打电话叫我买了再给他们送过去。咱爸咱妈现在身体发福得不得了,老年人‘三高’一个都不少,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那还得了?!所以,我为了能让他们二老能‘动’起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我再给他们买点什么东西时,不是像以前那样直接送到楼上家里,而是谎称自己有事忙,直接放在小区门口的保安室,让爸妈自己下楼去取,而且每次都只买一点点儿,有意让买的次数增多,这样爸妈就被动地得到了身体锻炼……”

原来,弟弟的用心竟是如此良苦,我禁不住低下头满面羞愧。我自认为我是个孝子,为父母舍得花钱,夏天给父母装空调避暑降温,冬天给父母装电暖气增加室温,吃喝拉撒穿样样想的周全,唯独没想到父母会因生活太安逸而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其实,为人子女者孝顺父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活上的关怀还远远不够,更要关心父母的精神以及身体健康,不仅让父母“上得了厅堂”,还能“下得了厨房”,为了父母的身体健康,“折腾”一下他们又何妨?

那年中考

□王富强

中考结束了,接下来是等待成绩公布。中考,作为一场残酷而可怕的晋级竞赛,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都心忐忑,也心怀期待。中考是整个学业中最关键的一环,如果中考成绩好就能上一所重点高中,接下来进入名牌大学的概率就增大,为今后走向社会选择职业提供理论上的优势。因为大家的想法都同出一辙,导致重视教育的结果也疲惫了人的身心。

而我那个年代的中考其实就是一次快乐的旅行。

我就读于乡政府联办的初级中学,就是几个村子的学生,在一所初中读书。因为考场集中在市区的学校里,所以我们这些乡村的中考考生,必须在考前一天抵达。学校预定好车辆和集合时间,第二天早起,乘车奔赴考场。

临行前母亲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这是故乡的待客礼道。凡是嫡系的亲属或久别的故友到来,香喷喷的鸡蛋面是必不可少的。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想必母亲希望我考场顺利,榜上有名。

客车在蜿蜒曲折的柏油路上飞驰,沿途村庄、城镇、市区风景不断变化,勾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一双双眼睛左顾右看,同学们像一只只飞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心情甭提有多高兴了,大家似乎忘了即将面对的是人生和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

白天大家都排除杂念集中精神考试,晚上就自由自在地全放开了。吃过晚饭洗好澡,几个同学相邀一起逛街,城市的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沁浸在我的

脑海里,这与日落而息的农村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许多的新生事物,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顿时让人眼界大开。从那时起我萌生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我甚至在精神世界里描绘一幅未来乌托邦式的生活场景,并陷入深深的自我陶醉状态。至于明天考试要不要看书或复习,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

大考来临之际,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真的不容易。

准考证是考生进入考场的唯一证件,每次都要把准考证放在桌子的右上角,让监考老师查看核对。上午和下午考试前,班主任在招待所里就叮嘱大家:准考证可带了?听到这话,我马上伸手在口袋里摸一下。如此小心翼翼的谨慎,结果还是出现了一次意外,到了考场门口,一摸口袋,坏了,准考证丢在书包里,顿时紧张得心脏怦怦直跳,急得我满头大汗,疾步如飞地跑回招待所,好在距离不远,没有耽误时间。这个小小的插曲多少年都让我难以释怀。

对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要想走出农村,考学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一条通都大邑。虽然我也有考出去的想法,但缺少朝乾夕惕的钻劲,使自己在求学的路上南墙碰壁,这个结果我事先早已预知。我的数理化成绩太差了,这和小学五年级一次数学期末考试有关,当时成绩位列全班倒数第一,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也骂得我心灰意冷,从那时起我学习数学的热情被他一盆冷水给浇灭了,不谙世事的我在最初的人生起跑线上便输掉了一次决胜千里的好时机。

第一次出差

□莫欣

1971年端午节过后,我接到一个到和县提两台水泵的任务,那时我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合肥工业大学校办工厂当工人才半年,第一次代表单位出差,心里美滋滋的,从小看到父母出差,总是羡慕得不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

第一次去和县,绕道芜湖、马鞍山,两过大江,终于到了江边的小县城。那时的和县还保留着一条很长的青石板老街,鳞次栉比的商店和饭馆,间隔着是法院、政府等机关单位。这里与南京、马鞍山近在咫尺,有着别样的繁华。

我要去提货的水泵厂,还在离城几十里的西埠镇。第二天一早,坐长途汽车赶到镇上才在街头吃了两根又粗又大的油条,转转看看,镇子多为土房土墙土路,是个公社所在地,当时没有名气,镇上的水泵厂倒是在业界远近闻名,生产的水泵有各种功率和扬程的,质量有保证,行销省内外。我穿过几条土巷道,找到厂里的供销科,拿出提货单却被告知现在没货,要等一个礼拜。我急了,先找科长,又找厂长,打着合肥工大的招牌,凭着科研急需的理由,终于感动了那位合工大毕业的厂长,特批提前供货。当时长江正发大水,到处在防汛抗洪,我提到了货,却发不了货,交通部门忙于抢运救灾物资,我这两台水泵没法托运。我找同学讨教,他找到县城边上一个大队,正好有一台新置的手扶拖拉机出了点毛病,要开去合肥找厂家保养,可以把水泵顺带过去。

为了水泵的安全,也想顺路看看

这边的风土人情,我提出跟车押货,就坐在驾驶员的旁边。憨厚的拖拉机手答应了,还给我备了个草帽。中午时分到了巢县,老乡告诉我有一个零件坏了必须换,于是调转头,找到巢县油嘴油泵厂,陪着搞到傍晚才修好,当天回合肥已不早了,与老乡一起找个旅社住下。一天下来,两只胳膊晒得黑红起泡,老乡说,明天就会脱皮的。但我满不在乎,心里只想着要把初次出差的任务完成好。到了晚上,老乡对我说:“老师,你明天不要跟车了,一早坐火车回去吧,我负责下午赶到,你在那边等我。”我仔细想想,这台拖拉机是带病跑路,加我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子坐在上面,耗油还伤机子,可能他心疼,就只好答应下来,一再交待他,要确保水泵安全。老乡急得诅起咒来,让我放心。

第二天,我就早早赶回了学校,在预定时间之前,老早就站在学校大大的校牌下,面朝屯溪路的大门口等候,终于看到老乡驾驶着那台熟悉的手扶拖拉机过来了,伸头瞅瞅,两台水泵静静地卧在拖斗里,安然无恙,我高兴地又坐到老乡旁边的位子上,指挥他加大马力,“突突、突突”地冒着黑烟,驶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卸了货后,我紧张了几天的身心放了下来,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动了不少脑筋,吃了不少苦,但圆满完成任务,心里升起了一股自豪感。可是,看看厂里的领导和同事,好像并没当回事,于是,我反而又有点怅然若失了。

西瓜趣事

□邹娟娟

小时候的我,圆头短颈,身子滚圆,活脱脱一只瓜。母亲甚至给我取了个“小西瓜”的小名。她每次一喊,我都憋红了脸,嚷着:“我不叫小西瓜,西瓜是吃的!”

从此,我与西瓜就结缘了。

记事起,每年夏天,我们都有西瓜吃。我和小妹喜欢用勺子挖着吃。小弟不知轻重,搬起一个,就往地上砸。顿时,红瓤四溅,翠皮纷飞。他就逮住最大的一块,抓起来就啃,也不吐种子。只听“嗯唔,嗯唔”的快乐哼叫,汁水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淌,滑过脖子,滑过细细的手臂,滑过鼓鼓的小肚子,再滴到地上。

我和小妹学着他的样,拱起肚子,哼哼着往前走。小弟以为很有趣,甩开瓜,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其实,他根本不用挺肚子,一挺,极像怀胎八月的小孕妇,还皱眉抚肚,一脸的难受样。母亲见了,笑着轻叩小弟的肚子,说:“肚子都出来啦,快生了吧!”小弟一脸懵懂,我和妹都哈哈大笑。

再说说西瓜的贮藏趣事。

有一年,雨水特多。家里都湿漉漉的,西瓜全堆在仓库里,堆了半人高。因靠近墙面的地方,雨水会渗进来,而瓜又大又重,搬起来很费劲。暑假里,我们几乎天天往仓库里跑。摸摸闻闻,看有没有烂的,有没有要挪地儿的。有时,看着看着,就在西瓜堆里玩起了捉迷藏。

我们家的西瓜是露天的,要到

暑假才熟。而那时,已有人开始种大棚西瓜了。一大块地,从南向北,塑料薄膜覆盖在拱形竹片上,这就是大棚,里面还套着小棚。暑假前,我们常看到大卡车来往运输。

运瓜的场面很壮观。运瓜的人拉成一张大网。棚子里摘的,行间挑担的。靠近卡车处,十几个人排成两路,捧着瓜,一个传一个。我们无数次站在路边,直勾勾地瞧。

怎么解馋呢?唯有做梁上君子。

趁大卡车走远,天色暗淡,我们几个全副武装后,摸进了瓜棚。棚子像个蒸笼,在里面呼吸都难受,再加上不会挑选,急得团团转。寻来寻去,好不容易找了几个。赶紧收工!出了大棚,才长舒了一口气。

“汪汪汪”响起一阵急促的狗叫。不好,有人追上来了!飞速将装瓜的袋子缠在自行车后座后,大家立刻分散行动。有打掩护的,有打先锋的。我骑车快,跨上去就蹬了起来。生怕被人追着喊“抓小偷”,大气都不敢出,心都堵到嗓子眼了,只管拼命骑车。小路颠簸,扬起一地灰尘。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见没有动静了,才停了下来。回头一看,车后座光秃秃的,啊!我的瓜呢?

母亲知道后,连夜去那户人家买了一袋瓜。

一入夏,就吃瓜,吃着瓜,数着夏。岁月悠悠,西瓜自然成了时光树上的脉络。最醒目的,还是童年时的那些瓜,那些与瓜有关的趣事。